

在北京的会见

黃 鋼 譚 洁等著



作品丛书

作品丛书

在北京的会見

黃 鋼 譚 洁等著

“作品”編輯部編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在北京的会见

黃 鋼 譚 浩 等著

“作品”編輯部編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州大南路43号)

广东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粤版字第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書号: 1330·787×1092 1/32·2.15/16 印張·59,000字

1958年9月第1版

195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3,100

統一書号: 10111·308

定 价: (6)二角六分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散文、特写集。其中“在北京的会见”通过一个阿尔及利亚工人与一个法国妇女一次不平常的会见，控诉了殖民主义者的罪行，歌颂了阿法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海的呼号”描写了我国海员在海外所受的迫害，歌颂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英勇和团结，反映了我国人民政府在海外的威望和对我国人民生命安危的关怀与爱护。此外，“新的聚宝盆”等五篇作品，则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广东工业建设和发展的情况，以及人们在社会主义大跃进高潮中的迅速成长；这些作品，都具有较鲜明的地方色彩和较浓郁的生活气息。

目 录

在北京的会见.....	黄 钢 譚 洁(2)
海的呼号.....	黑 炎(19)
新的聚宝盆.....	郁 茹(35)
跳过国际水平的横竿.....	秦 牧(45)
“万能工种”	李荣琛(59)
跃馬英雄台.....	曹先修(69)
大东山散記.....	欧阳翎(83)

在北京的会見

——獻給那些对殖民主义者作殊死斗争的阿尔及利亚兄弟！

黃 鋼 譚 洁

人們常常會碰到這樣的事：從愉快的見面到不愉快的爭吵並不需要多少時間，爭吵常常會在意外的情況下發生……。

說起來甚至很難叫人相信，這兩位幾乎可以說是萍水相逢的人，一個是出生在塞納河畔的巴黎婦女，一個是沉默寡言的北非洲阿尔及利亚碼頭工人，竟會在那遠離他們祖國的中國農村的酒宴上，發生了下面這場充滿戲劇性的爭吵。

這是五月里的一天。離北京市區四十來里的一個小小村子里，突然來了一大批外國客人。本來在這個季節里北京郊外到處都是綠色，庄稼、樹葉，在一陣大雨之後顯得特別的鮮嫩。客人們是在下午的一場雨後來到這兒訪問的，于是在這四周鋪滿了綠色的田間道路上，出現了五彩繽紛的顏色，原來客人里面有披着粉紅色紗麗、額頭上點着紅痣的印度女人，有戴着黑色船形帽子的印度尼西亞青年，日本農民穿着褲腳管很寬大的深褐色的褲子，那一位戴着綉花小帽、全身裹在一整幅黃色綢緞里面的是非洲黃金海岸人，英國人隨時都穿着藏青色晴雨兩用的春大衣，阿尔及利亚的碼頭工人代表這天穿的是淺咖啡色的西服，和他走在一起的是穿着大翻領白衬衣的保加利亚碼頭工會代表……。他們在這個村子里進行了例常

的參觀、訪問和談話，這一切都是可以想見的。前面我們提到過的那場爭吵，就是在參觀完畢以後的聯歡酒宴桌旁發生的。

好客的中国主人——这个村的村民們在這天天亮以前就忙着杀猪宰羊，从地里拔出了紅蘿卜、小白菜，还把那清脆的小黃瓜也摘下了瓜藤……。

酒宴擺設在村俱樂部，一間大房子里并排放了三張大圓桌……在这次酒宴上，中国廚師們的手藝又一次地受到了稱贊……人們用各自不同的語言舉杯祝賀，有時候用的是相互能够理解的眼神……這一切也沒有什麼特別，几乎是和每次在我們這儿舉行過的國際酒宴一樣……。可是，当酒宴快收場的時候，坐在第一桌的法國女教師艾茉莉娜站了起來，她的酒杯里正斟滿了一杯紅葡萄酒。这也并不特別，很多女人都是欢喜喝这种甜酒的。現在她走到第三張桌子的旁边……。

法國女教師今天的打扮很隨便，头上歪戴着一頂小紅帽，金色头发从帽沿边露出来，白衬衣的衣袖自然地卷起，米黃色的裙子紧紧地裹住她那瘦削而灵巧的身材。如果你只注意到她那双充滿了幻想神情的热情的大眼睛，那么你就会以为她还是一个沒有成年的少女；可是你要是仔細去看看她那老練地点燃烟卷的迅速动作，还有那隱藏在她嘴角的那条細而且深的皺紋，那你就会知道她实在已經是一个有过不少閱歷的婦人了。現在她走到坐在第三桌的那位阿尔及利亚碼頭工人的面前——就是那个穿淺咖啡色西服的人，他的皮肤是深褐色的——舉杯說道：

“為我們在中国的會見，克拉巴先生，我請你干一杯。”

克拉巴是那个阿尔及利亚碼頭工人的名字。他有礼貌地

站起身来，但他却没有举起自己的杯子。

“干杯！克拉巴先生！”艾茉莉娜用中国話說“干杯”两个字。她把杯子举到克拉巴的面前。克拉巴用輕輕的手势推开了她的酒杯：“不！小姐！謝謝你，我不会喝酒。”

克拉巴是用深沉而有礼貌的阿拉伯語言来作回答的。在場很少人懂得这句话。一直到翻譯人員把他的話翻譯过来以后，艾茉莉娜才收回了她的杯子。克拉巴的拒絕完全出乎她的预料之外，她难为情地用眼睛扫射了四周一下，似乎是看看有没有人在笑她。接着，她只好用那慣常的頑皮的動作——聳聳肩，走开了。

看起来这是这场不愉快的爭吵的开始，但是，并不，因为那个快乐的老头（大家都是用这个亲切的外号称呼今天宴会的主人朱明村长）此刻正被人包围起来了。

“朋友們！為我們幸福的主人干一杯。”外宾參觀团团长保加利亚碼頭工会主席米海伊諾夫向大家提出的建議立刻得到了全場一致的同意。性格活潑的艾茉莉娜已經把剛才不怎么令人高兴的事拋諸脑后，現在，她又端起了那杯紅葡萄酒，对朱明村长热情地說：

“亲爱的主人！我們法国人常常喜欢說：‘中国是个笑容滿面的国家。’今天我在你这儿——快乐的老人这儿找到了証明。”

“为笑容滿面的新中国而干杯！”——米海伊諾夫象个指揮官一样，他一举起酒杯，全場都把酒杯举起来了。朱明村长拱起了双手向大家道謝說：

“这太不敢当了。还是为大家干杯吧！我也为各位客人自

己的祖国干杯！”

“对！为中国是个满面笑容的国家而干杯。”大家都应和着。

米海伊諾夫带头干了一杯酒，把杯子底倒了过来，大家都照他的榜样把杯底倒了一个个儿。艾茉莉娜注意到克拉巴不但仰头很快地喝下了那杯酒，而且很愉快地把杯底也倒过来了。

当着答謝客人們的盛意，主人朱明村长唱了一段京戏“武家坡”。这个六十岁头发全白了的老头，一会用男人的声調，一会又用女人的声調的演唱，获得了观众的滿堂喝采。朱明村长实际上是一个見識很广的人，他十几岁就因为农村破产而从家乡流亡出去，走遍了中国的大城市，当过小工，做过茶房，进过工厂，最后他在城里实在混不下去，又一身破烂地回了家。解放后他分得了土地安了家，在五十四岁那年結了婚。現在他已有了一個三岁的儿子。客人們參觀了他的家。朱明村长告訴大家說：“我家里一針一縷都是共产党毛主席給的，連这个小崽子也是。”他的生活經歷和快乐爽朗、平易近人的性格引起了客人莫大的兴趣。等他唱完了这段京戏以后，朱明村长就当众要求艾茉莉娜唱歌：“現在該輪着你唱了……”他說。站在他身旁的艾茉莉娜激动地对他回答說：

“我唱什么呢？亲爱的中国朋友，亲爱的村长，我是一个法国人，我初到中国的时候，覺得这儿什么也和法国不一样，連吃飯也不一样，我們那儿是先喝湯的。”艾茉莉娜一直不可抑制地說下去，“这儿呢？你們是后喝湯的。不过，这是我最初的印象，过了几个钟头以后，我就发现，这和我們自己家里沒有

什么两样。我可以在这儿随便唱歌吗？我很想在你们这儿唱一首法国人在想念自己祖国的时候经常唱的歌……”

“唱吧！欢迎你！”朱明村长鼓掌来欢迎她，立刻全场响起了一片掌声。显然这位法国朋友的热情在村长和大家的心里都引起了相同的回响。

艾茉莉娜的脸颊有些发红了，她漂亮的大眼睛睁得圆圆的，于是，她站了起来，用着圆熟的女高音唱着：

“快起来！法兰西的儿女们！

光荣的使命召唤你！

多少小孩母亲白发老人

呼号哭泣，在受折磨……”

艾茉莉娜所唱的是“马赛曲”——法国国歌。她这时眼睛里闪烁着泪光，她的歌声里洋溢着她对自己法兰西民族命运的关切和思念的感情。……歌声穿越过窗外，散播在这五月村庄的暮色里……

“呼号哭泣，在受折磨。

怎么能容忍该死的暴君

领着贼军继续横行。

到处是恐怖和死亡，

血泊淹没了自由与和平。”

村民们也被歌声吸引来了，窗口和门旁都聚满了人。外宾中有

不少人会唱这个歌，他們就用鼻音和唱着。

“大家武装起来！

杀敌人，莫迟疑。

前进！前进！万众一心，

不自由毋宁死！”

正当領銜歌唱的艾茉莉娜准备唱馬賽曲第二段的时候，突然人群中有人大声地用法国話吼叫了一句——“不許唱！”

艾茉莉娜吃惊地回头一看，原来用那种純正的法国話吼出这句“不許唱”的不是別人，正是那一位拒絕和艾茉莉娜一道喝酒的北非洲工人克拉巴。克拉巴此刻正用敌意的眼光对着艾茉莉娜。当艾茉莉娜从迅速的一瞥中发现了这一切的时候，一种女性本能的自尊心使她的面孔漲得通紅。

“为什么？”她也是近乎大声地喊叫了。

“我不能够忍受你这种歌声！”克拉巴站起身来回答說。看样子克拉巴一点也沒有注意到全場的視線都集中在他一个人的身上。一种无法压抑的激动情緒使他的嗓音显得有些特別。

“为什么？”艾茉莉娜不放松地追問着。同时她也移动了身子朝着克拉巴那面走去。

这种突然开始的爭吵形势，自然引起了人們的担心。原来靠近艾茉莉娜身旁的那个印度姑娘伸出手去想拉住艾茉莉娜，但是已經迟了。房間里的客人們这时多半都离开了自己的桌子，而逐漸地形成了一个包圍着克拉巴与艾茉莉娜的圓圈。

挺直地站立在艾茉莉娜身前的克拉巴这样說：“我听够了

这首歌曲！您也许会覺得我是沒有礼貌。如果事情真是这样，那是不能原諒的。”他的口气忽然又客气了起来，不过还是帶着一种激动中的辛辣。“在我以往生活中的任何一个节日里，在无线电广播当中，在街上，在咖啡館，在学校，——你們都是用武力强迫我們听这首歌曲的。”克拉巴把“你們用武力”这几个字說得特別沉重。他的年龄虽然还不到三十岁，可是碼頭工人的职业已經使他年輕而雄厚的背脊开始有弯曲僵硬的現象。他的头微微向前伸出，好象随时准备去負荷那沉重的麻包一样。然而，他那寬厚的肩膀使人感覺到他是强有力的。他有一双微微突出的显得十分智慧的大眼睛，在說話的时候，眼睛閃爍着激动的年輕人的光芒，然而沉默却使他年老，过早出現的生活皺紋把他面部的青春全都划破了。此刻他的表情是激怒而有力的……

“我們？你是說我們？”艾茉莉娜气憤地質問。

“是的！你們，你們法国人！”这是克拉巴的回答，“在阿尔及利亚，一个阿尔及利亚人听到这首歌曲比較死他还痛苦！”

克拉巴的嘴角顫动着。他繼續把他的理由申述下去：“但是，这里不是阿尔及利亚！这里是中國。我不愿意在这象征着亚非两洲人民自由胜利的土地上，听到这种驕傲的殖民主义的歌声！”克拉巴声色俱厉地說。

艾茉莉娜的臉色逐漸由紅轉白，白到几乎怕人的程度，以致使站在她旁边的那个印度姑娘因为怕她昏倒，連忙去搀扶她。艾茉莉娜向所有照顧她的人摆了摆手，一直走到克拉巴面前——

“真想不到您这样地侮辱我！克拉巴先生！我和您一样，我

是反对殖民主义的。”艾茉莉娜的声音象哭一样。

克拉巴根本不想直接回答艾茉莉娜的話，他連看也不看她一眼，徑直地对着大家說：“人們說：劳工神圣，我直到几天以前才了解了這句話的意义。五月一号那天，我在天安門前看到了中国劳动人民的队伍，在他們的臉上，我看到了快乐、健康和希望的微笑，我知道这是一个民族的微笑，是一个階級的微笑。在这儿劳工是受到尊重的。可是，在非洲，在你們法国人压迫下的阿尔及利亚，我們又算什么呢？”

克拉巴回过头来，他最后两句質問的話是面对着艾茉莉娜說的。艾茉莉娜气得滿臉都是泪水，而克拉巴的眼光还是仇恨的，他繼續說下去：

“小姐！这样的問題，您大概沒有想到吧？人和猪一样，是論斤卖的。”他訴說着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奴隶命运，他們常常被迫出卖自己。克拉巴說他自己是二十四岁那年，一天在田里干活时，忽然被一群带枪的法国人捆绑起来往磅称上一丢，称了一下重量，强迫克拉巴的母亲按照三块美金一公斤的价錢出卖自己的儿子。克拉巴沉痛地說：

“三块美金一公斤，这是非洲黑人的市价，我克拉巴值多少錢？你們想得到嗎？我是按照八十六公斤半的重量卖给法国奴隶主的。”說到这里，克拉巴忽然轉过身对艾茉莉娜說，“怎么样？小姐！这价錢不比你們那儿的猪更值錢吧？”

艾茉莉娜什么也沒有說，似乎有一种愈来愈痛苦的情緒，使她忘記了自己目前艰难的处境。克拉巴說：“……这些就是我当碼頭工人以前全部的命运。”

外宾參觀团团长米海伊諾夫也是碼頭工人出身，現在是

保加利亚碼頭工会的主席。这位五十岁左右的共产党人对他的年輕同行的一举一动，表示着无限的同情和爱护，他再一次替克拉巴打开了一瓶汽水，克拉巴接过来，連謝也沒有謝，一口气就喝光了。朱明村长給克拉巴和艾茉莉娜一人一張椅子，一直站在那里的艾茉莉娜，这时几乎是跌到椅子上去了。而克拉巴却没有动，他仍然执拗地站着。不过，由于米海伊諾夫和朱明村长耐心的照料，他比剛才平靜些了，看得出来他此刻已想到要尽力克制自己。当他注意到艾茉莉娜蒼白的臉色时，他难为情地看了她一眼，抱歉地說：

“小姐！我並沒有侮辱您的意思，只是您的歌声使我痛苦罢了……”

“不过，并不是所有法国人都是坏的，也不是所有法国歌曲都是坏的。”印度姑娘在为艾茉莉娜打抱不平了，“馬賽曲不是也鼓舞过法国人民，革过封建帝王的命嗎？”

“当法西斯强盜占領巴黎的时候，他們是不准我們唱这首歌的……”艾茉莉娜因为有印度姑娘的支援，也緩过一口气来，开始說話了。

“我知道，我也懂得您今天为什么唱这首歌。”克拉巴的声音变得柔和多了，他現在是用法国話說的，“今天，我也是多么地怀念祖国呵！就因为这样，您唱这首歌，就使我想起了我自己奴隶的命运……”

克拉巴的眼神又因为痛苦的回忆变得黯然无光了。他点燃了一支香烟，想借縈繞空間的烟雾来冲淡自己緊張的情緒。他叙述自己为什么討厭听“馬賽曲”的原因。原来克拉巴在十二岁那年，他的級任教師因为教孩子們唱阿拉伯歌而遭到

終身監禁。新教師是法國人，他第一堂課就強迫孩子們唱“馬賽曲”。孩子們不願意唱，法國軍警就用皮鞭抽打他們……

克拉巴迅速地敞开了他那單排鈕扣的上衣，掀起衬衣和背心，人們看到他那紫銅色的胸膛上滿是傷疤，其中有一條痕迹從他的左胸一直划往他的腹部：“這就是法國人在我身上留下的奴隸的烙印。”克拉巴的聲音是十分沉痛的，“這也就是為什麼聽了你唱‘馬賽曲’，我的心就象撕裂開一樣疼痛的原因。”

難道人類的同情一定需要更多的語言嗎？克拉巴的敘述，不但使大家了解了這時激動的原因，同時也完全改變了艾茉莉娜剛才那種感到屈辱的心情。她告訴克拉巴，她自己也是法國和平運動的擁護者之一。她的丈夫被法國政府抽調到阿爾及利亞去了。雖然她當時只有二十一歲，而戰爭對她幸福生活的摧殘和毀壞，也對別人一樣毫不容情。她新婚不久，在丈夫部隊駐扎的哈弗港度完了所謂蜜月，就失去了丈夫。這就是她為什麼成為反侵略戰爭的積極參與者的直接原因。

艾茉莉娜已經有一年多不知道丈夫的信息了。因此，當她遇到克拉巴的時候，她甚至是懷着一種微弱的希望去接近他，她希望這個來自阿爾及利亞國土上的人，能告訴她一些有關法軍在阿爾及利亞的情況。然而，由於她丈夫是以殖民軍的身份去到阿爾及利亞的，她一點也不敢正面透露想打听丈夫信息的願望。當克拉巴和她爭辯時，那壓抑已久的對丈夫的懷念和由於自尊心遭到傷害的委曲心情夾雜在一起，使她感到克拉巴對她的態度，是一種不能容忍的侮辱，特別是在這一個充滿國際友誼的宴會里，她被人指責為殖民者，更覺得痛苦與難

堪到极点。可是，当她听了克拉巴的全部情况以后，她那女性敏感的性恪，使她对克拉巴充满了同情。她向克拉巴伸出手去說：

“我非常了解你，克拉巴先生！”

“請你原諒，我并不是故意伤害你。”克拉巴抱歉地說。

朱明村长給他們倒了兩杯酒，說：“我們中國有句老話，四海之內皆兄弟，今天，你們从老远的地方，到我們这儿来作客。来吧！为了朋友們之間难得的情义，我再敬你們一杯。”

米海伊諾夫也接着对克拉巴說：“米，干杯！兄弟！我們大家都会支持你的。”他举起酒杯向全場的人，“朋友們！为克拉巴，为非洲弟兄的解放，我們干这一杯吧！”

“干杯！”全場都举杯响亮地回答。

米海伊諾夫亲切地望着克拉巴，这位保加利亚人有着一双蔚藍色的眼睛，金色的柔軟的头发已經轉白了，然而，由于一种坚定的对革命和人类解放事业的信念以及对这种事业深度的理解，使他在任何时候都是热情和誠摯地关心着周圍的人們。他轉而对克拉巴說：

“克拉巴兄弟！在生活和斗争中，我們都离不开自己最亲爱的兄弟姐妹。今天，我們大家在中国会見了，我們相識了，誰又能說我們离开了中国就各不相关了呢？有时候，你真会在想象不到的地方遇到同志；十几年前，我从希特勒監獄里逃出来的时候，那个营救我出獄的就是德国人。”他說話的語气是沉着而坚定的，“因此，我們要捏碎的是殖民主义制度，不是每一个生活在敌对国家的人。”說到这里，他又特別地注意了艾茉莉娜一下，着重地說，“何况每一个人还各不相同呢？”

艾茉莉娜用欣慕和感激的神情注視着米海伊諾夫。她覺得他每一句話都象是替她說的一樣，而且她認為比自己說的還要好。

“一個民族的鬥爭，是和全世界工人階級的鬥爭分不開的。”米海伊諾夫又轉向大家說下去，“阿尔及利亚的鬥爭和法國工人的鬥爭也是分不開的，阿尔及利亚人應該團結那些同情他們的法國人，在共同的鬥爭中，我們一方面幫助了我們的朋友，同時也就解放了我們自己……”

由於大家對他發言的注意，米海伊諾夫也就更加從容明確地把他的意見再講下去：

“對於法國人民，‘馬賽曲’是有革命意義的。艾茉莉娜唱這個歌並不是沒有意義的。不過，一個阿尔及利亚人不愿意听这首歌，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法國殖民者利用這首歌來統治阿尔及利亚。克拉巴兄弟！你不愿意听它，我認為也是對的；阿尔及利亚的朋友應該唱自己民族的歌，他們應該有自己民族的歌，應該有真正能代表阿尔及利亚人民情感的歌曲。”

米海伊諾夫的話剛說完，克拉巴立刻把手里的酒一飲而干，全場的人也照做了。克拉巴的情緒完全平靜下來了，他連連地說：“是的，是的，我的朋友！我相信您說的這些。”

為着緩和一下因為他而引起的空氣，他從朱明村長手里接過了一支香煙後，很有興趣地問：

“這種煙叫什麼牌子？”

“中華牌。”主人說。

米海伊諾夫替克拉巴點燃了煙，克拉巴深深地吸了一口。